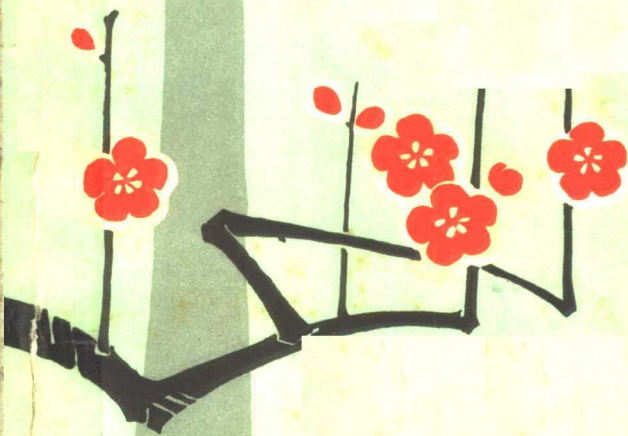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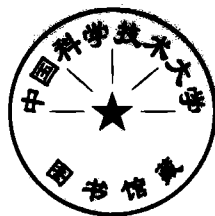


山
里
紅
梅



山里紅梅

上山下乡
知识青年文艺创作(小说)专集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保 彬
插图：刘 菊 清

山 里 红 梅

上山下乡文艺创作(小说)专集
知识青年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10月第1版
1972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0·029 每册 0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作者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。他们以自己的切身体会，热情歌颂了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伟大号召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，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面貌。

本书取材比较广泛，内容比较新颖，从各个不同方面，描写了当前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、新事、新风尚，并通过典型概括，塑造了热爱集体、热爱社会主义的贫下中农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层干部形象，生活气息较浓厚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
目 录

山里红梅·····	江宁县铜井公社知识青年	左明太(1)
竹园新事·····	如东县古坝公社知识青年创作组	(14)
距 离·····	吴县知识青年	邵宝卫(24)
老 师·····	宝应县夏集公社知识青年	沙敏农(34)
白马桥上·····	泰兴县曲霞公社知识青年	秦文玉(44)
孺子牛·····	南通县英雄公社知识青年	洪 雷(55)
挂 苗·····	连云港市郊区知识青年	李树槐(70)
智攻“老虎咀”·····	宜兴县知识青年业余创作组	於千帆(80)
参 军·····	建湖县颜单公社知识青年	顾育豹(91)
女队长·····	丰县宋楼公社知识青年	宁春旭 葛 峰(100)
管大伯·····	如皋县丁埭公社知识青年	汪 强(110)
抱石莲·····	江宁县知识青年业余创作组	(121)
梁师傅·····	江阴县陆桥、华士公社知识青年	张福兴 姜 宪(131)
送粮之前·····	徐州市郊区知识青年	郑再忠(142)
千重浪·····	铜山县拾屯公社知识青年	林人青(149)
“对手”·····	苏州市郊区知识青年	曹福康(159)
盐滩上·····	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	星 浩(170)
插 秧·····	涟水县知识青年业余创作组	(177)
云妈妈·····	南通县平西公社知识青年	崇 岭(183)
芦滩哨兵·····	金湖县知识青年	金文红(190)
运 肥·····	盐城县马沟公社知识青年	许锡华(200)

山 里 红 梅

江宁县铜井公社知识青年 左明太

—

会场上响起一阵“劈劈啪啪”的掌声。人们在交头接耳地低语：“嗨，我们队里的强手！”“选的中！”……

洪山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凤玉也参加了今晚的洪山村生产队社员会。待到掌声停下，她站起来喊道：“红梅，给大家讲几句吧。”

人们把眼光集中到姑娘妇女堆里，就是找不到支部书记所喊的人。其实，大家所选的、急于要找的人，正坐在老贫农方大爷身边。她，就是插队知识青年、洪山村生产队妇女组长王红梅。

原来，在这隆冬季节，公社党委决定开辟两个战场，“兵分两路”：一路到深山里造洪山水库，趁势还要在水库搞个发电站，因此，要抽调一批强悍的社员到深山里安营扎寨，这是“前线”。另一路，就是年龄大、身体差，或者妇女有奶孩子的，加上部分强劳力，留在生产队负责麦田管理、积肥造肥等，人

们习惯地把这叫作“后方”。其实，“后方”不“后”。大家知道，造水库是为了解决水，可庄稼水是命，肥是劲，要争取粮食超“双纲”，肥是要抓住的，小麦冬季管理也不能放松啊！现在，队长带一批人开赴“前线”了，这“后方”的工作谁来抓？今晚的社员会上，就是要选举个代理队长，使队里的“后方”工作有个“头儿”。

红梅见大家一致推选她当“头儿”，支部书记又在喊自己的名字，不由向方大爷看了一眼。方大爷对她努努嘴，点点头，使她增加了勇气和信心，“霍”地站起来，把拖到胸前的辫子向后一甩，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，正好跟一双双眼睛的视线碰在一起。她沉着而有力地向大伙表示自己的决心：“决不辜负党组织和大家的希望，紧紧依靠贫下中农，在‘后方’带好班，同‘前线’的同志们配合作战！”说着又放大了嗓门，“我们‘后方’同‘前线’来它一场革命竞赛，大家说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！”会场里又响起一阵“劈劈啪啪”的掌声……

二

确实，洪山村生产队选举红梅担任代理队长，在“后方”带班，不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。

要问红梅的能耐有多大？在洪山村最了解的就数方大爷了。红梅插队第一天，就住在方大爷家里，这一老一小亲热得象爷儿俩。有人还说：今天的红梅是方大爷栽培出来的。

如今，方大爷既是红梅工作、生产上的老师和参谋，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。她填了入党志愿书，本应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，但方大爷坚持还要把她放到风口浪尖上炼一炼，“淬”一

回“火”。这次，方大爷积极推荐红梅留在“后方”带班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

红梅呢？她是“倔姑娘”。来洪山村插队三年多，心越炼越红，脚跟越站越稳。她常说：要永做山里红梅，扎根农村一辈子。她是烈士的后代，妈妈在城里一所大医院担任领导工作，爸爸在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。牺牲时留下一句话：“要听毛主席的话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那时，她还在娘肚里呢。第二年初的一个满天风雪、梅花盛开的早晨，红梅出世了。妈妈经常用爸爸牺牲前那句话来教育红梅，要她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，象爸爸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那样，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勇往直前。一九六八年，毛主席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伟大号召，红梅经过三番五次申请，终于批准首批来洪山村插队落户。

方大爷，这个年近六十岁的老贫农，土改时的老党员，真是红梅的好老师。他在旧社会替地主扛了半辈子长工，差点没把骨头架子给贴上。现在，儿子在部队里，儿媳妇是队里的妇女积极分子。方大爷自己更有浑身使不完的劲。毛主席号召做的事，他豁出命也要做好。给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担子，就是他主动要求挑起来的。红梅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思想上有了障碍，方大爷总是耐心地帮助出主意，解疙瘩。比如：她来队第一天，正赶上大伙儿上洪山造大寨田。天寒地冻，还飘着雪花，方大爷要红梅留在队里干点轻活，她说啥也不肯。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不在困难中磨炼怎么行？”说着，挑起担子上了山。到工地上，姑娘们热情地教红梅挑担、倒土的方法，有几个调皮小伙子却在一旁咧着嘴笑，看着这个城里人第

一次挑担子的“洋相”。这下可激怒了方大爷。“看什么？你们出娘胎就会挑担子吗？！”说着，方大爷接过红梅的担子，亲自做示范动作，又不断地关照装担的社员给红梅少装点土。“锻炼嘛，也得一步一步来！……”

从这天起，红梅记住方大爷的话：“山里人的铁肩膀是炼出来的，山里人的硬骨架是斗出来的，社会主义的新山村是流血流汗干出来的。”她更加虚心地拜方大爷为师，进行刻苦磨炼。

方大爷对培养革命后代心里热，要求严。去年秋天，生产队栽的梨子大丰收。有一次，他十一岁的孙子小龙放学回来，手里拿了个大梨。方大爷问：“那来的？”小龙说：“从梨园过，丁少兰给摘的。”方大爷一听火了：“梨子是集体的，你能随便拿吗？丁少兰是个地主婆，解放前骑在我们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，不要说梨子，连一个桑果也不给咱们穷人的孩子吃！现在她摘了队里的梨子给你，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安好心，你晓得不？！”小龙顶沉痛地说：“我把梨子送到队里去！”这时，红梅站在一旁，想劝几句，可方大爷认为这不是件小事，而是阶级敌人腐蚀争夺青少年的大事，在当晚的社员会上，他首先检讨自己对孙子教育不够。接着，把丁少兰拉到会场，戳穿了她的鬼把戏，进行了狠狠的批判。大家赞扬方大爷人老心红立场稳，红梅也从这件事情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、两条路线斗争教育……

此刻，开完社员会，方大爷和其他社员先出了会场，红梅留下来请党支部书记徐凤玉对当前工作作了一番具体指示，然后迎着刺骨的寒风，在明晃晃的月光下往回走了。她一路

走，一路想着插队两年多来所受到的教育。自己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，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大家又那么信任地推选她在“后方”当头带班，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；可是，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上，还刚刚迈开步子，思想改造可一刻也不能松哟！

三

红梅走回方大爷家，已是深夜了，水塘不知什么时候结了一层薄冰；小道边、房脊上、庄稼田里，已铺了一层白霜，山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秀丽。

这时，方大爷家的三间新瓦房里还亮着电灯。他儿媳妇在小披屋里整理泥担子，告诉方大爷：“爸，兴旺大婶明天带我们女社员到各家去收猪粪，还打算叫全秀她们几个有孩子的妇女，白天把孩子送给五奶奶带，这样可以多腾出劳力参加积肥啦！”方大爷在堂屋里边擦着挖泥锹，边与他孙子小龙商量红小兵在“后方”的任务。小龙对爷爷说：“我们几个红小兵，放学回来，帮助烧饭，星期天跟爷爷一道上工。”方大爷严肃地加上一句：“大忙不能忘了抓纲，还要注意监督地主婆丁少兰！”

这时，红梅进屋来了。她招呼方大爷：“大爷，很晚啦，看你们还在忙……”方大爷乐哈哈地说：“趁睡觉前把工具准备好，明天早起出工嘛！”红梅看到方大爷一家的这股热火劲，心情更加激动，回自己房间里盘算明天一天的农活安排了……。

搭船的谁不望船快呀。就这样，洪山村男女老少都一个心眼地为搞好“后方”工作，为夺取农业更大丰收出力哪！整

个生产队的冬季生产热火朝天地展开了。不到一个星期，麦田垡子敲的差不多了，油菜上了一交粪，草塘泥坑子挖了将近一半。红梅白天同方大爷、兴旺大婶各带一班人马出工干活；晚上回方大爷家碰头研究工作。他们还准备抢在水库完工前，车干两口塘，把草塘泥拌好……

忽然，不知从那个角落里刮出一股风，说什么：“干的太快喽！把活干完了，让水库上人回来摔膀子吗？”对于这个苗头，方大爷早就看在眼里了。

这天收工回来，天灰蒙蒙的，东北风呜呜直叫。方大爷凭自己丰富的看天经验，知道一场大雪就要来了。

方大爷的孙子小龙，蹲在后园里的一株红梅树旁，咧着嘴喊道：“爷爷，爷爷——！”

“吃晚饭啦，啥急事呀？”方大爷一边把晚饭端上桌，一边回头问。

红梅也帮着方大爷在端饭。小龙跳跳蹦蹦地跨进来，拉住了红梅的衣角：“我们家的红梅树要开花啦！”

“嗨，是这么个大事呀！别急嘛，我们山里的红梅是不经风雪不开放的！”随后，方大爷话头一转，问红梅：“地主婆丁少兰这一段表现怎样？”

“最近大家对地监督得挺严实，出工比以前勤了点，不过，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苗头……”红梅沉思地回答。

“对，要注意这个苗头！”方大爷接过红梅的话，边吃饭，边提醒着：“从那天社员会后，大家干得很热火，我们的‘后方’工作确实很顺利，成绩也很大。可是，抓了生产进度，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！”

晚上，东北风越刮越猛，雪珠儿打在窗玻璃上，“叮叮咚咚”直跳，是下大雪了！红梅又想起了昨天晚上方大爷的话。这一阵，自己忙着抓出工、抓进度，这阶级斗争的弦……红梅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哪睡得着啊！天刚亮，她就开了门。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已是漫天皆白了。她要象方大爷那样：去走访群众，看看那些“五保户”雪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顺便也可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。

红梅先到带孩子的五奶奶家。五奶奶正在生炉子。说是天冷，不生个炉子怕娃娃们送来后受不了。红梅提起水桶准备去挑水，五奶奶拦住说：“你方大爷已来挑过了，刚走……”

“啊！又迟了！”

红梅心想，自己怕惊动方大爷，起早悄悄拨开门，谁知方大爷又走在自己前面了。她告辞了五奶奶，走出门，还听五奶奶在叨咕：“喂，大雪天，这么早，多好的姑娘，跟那老头子走在一个道上啊！”

红梅又来到了全秀家。还没进门，听到了全秀爸跟儿媳全秀的争吵。

“哼，什么‘干的太快了，还不如趁冬闲养养精神，走走亲戚！’这话是哪个说的？”全秀爸气恼地责问。

“反正人家这样讲：干好干歹还不是为她想争个模范，好‘上调’呗！”儿媳全秀尖声尖气地顶上一句。

“‘她’，是那一个‘她’？”老头子追问。

“红梅！”全秀回答。

“这是胡说！这是阶级敌人的挑拨！你听那个说的？”这个老贫农此刻是真正发怒了。

全秀是邻村一家社员的独生女，身体比较弱，有些娇养。前年嫁到洪山村，虽然怕苦怕累的思想改了些，但农活一紧张，还是跟不上趟。这次她爱人上水库工地了，她在家带着奶孩子，更觉得“吃不消”啦！王红梅听了他们的争吵，先是心头一惊。紧接着，她想起了方大爷的叮嘱，想起了兴旺大婶反映的地主婆丁少兰的一些动向，尤其是近来丁少兰对全秀甜言蜜语的，看来公媳俩这场争吵一定有根子！这么一合计，不知不觉地攥紧拳头，嘴里轻轻迸出一句话：“全秀爸说得对，这里有阶级斗争……”

于是，红梅走进全秀家，劝了老头子，又对全秀做了思想工作。然后，大步奔到副队长兴旺大婶家，方大爷已经先到这里了。听完红梅分析的情况，方大爷直点头：“对，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！阶级敌人看我们大批人马到水库工地去了，又在打鬼主意了，想来个麻袋装菱角——里捣外戳，把‘后方’捣乱，叫我们顾了‘前线’，丢了‘后方’，这个绝对办不到！”

最后确定：雪后就开工，草塘泥坑子照挖，猪圈肥照出。方大爷特别提醒红梅，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……。

四

“冬雪值千金”，做田的人，谁个不晓得。雪后天虽寒，比不过社员干劲高。洪山村的社员们，老老少少都上工了。有扫雪的，有破冰挖塘的，有送肥的……

忽然，全秀爸扛着把锹，拉住正在挖塘的红梅、方大爷，气呼呼地嚷着：“我家全秀不肯上工，吵着要回娘家，你们快去看看，她一定是喝了什么迷魂汤啦！”

一提全秀不上工，有人嚷开了：“地主婆丁少兰今天上哪去了？也没出工呀！”

这时，方大爷的孙子小龙也奔来报告了个新情况：“爷爷、红梅姐，谁家的猪跑到试验田里啦！”

方大爷听着，当下跟红梅商量，他自己去一趟全秀家，再往丁少兰家瞧瞧；让红梅往试验田，处理那猪的事。

刚到村口，果然发现一头黑身、尖嘴、白头白尾的大肥猪，在“铁姑娘班”的麦子丰产试验田里，把一大片麦田踩的象口烂泥塘，扒着开始融化的积雪啃麦苗。

“这是哪家的猪？！”红梅气忿地下田把猪赶上田埂，恰巧遇上兴旺大婶带了六、七个妇女往各家去收猪粪，就喊住了她们。

大伙围着这尖嘴猪看了一阵，都说自己家的猪关在圈里。于是，兴旺大婶提出：

“把它捉起来，送到队里，总有人来认了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几个妇女就七手八脚地抓猪了。那尖嘴猪见人来抓，尖着喉咙没命地叫，撒开腿直向丁少兰家奔去。一头撞开门，只听得“啊哟”一声，把正在门缝里往外张望的丁少兰，鼻孔撞出了两道血。

红梅、兴旺大婶她们都追了上去。那尖嘴猪喘着粗气，两眼朝门外瞪着。丁少兰用毛巾擦着鼻血，悻悻地打量着尖嘴猪。早上，她见社员上工了，就把猪放到了试验田里。一来冬天猪吃青肯长膘，二来把那块丰产试验田糟蹋了，看红梅、方大爷他们怎样向水库工地上的人交代，看那“铁姑娘班”再去逞能吧！谁知，“冤家路窄”，给红梅她们发觉了。这尖嘴猪又

太不争气了，不往别处躲一躲，偏偏奔回了丁少兰家……

红梅上前一步，指着丁少兰厉声问道：“你把猪放出来糟蹋集体庄稼，这不是有意破坏生产吗？！”

丁少兰干瘪的嘴唇动了动，端出她早就编好的一套鬼话，耍无赖了：“我家猪圈一向关得紧紧的，撒尿拉屎在圈里，喂食上糠在槽里，一定是那个没良心的掏圈肥，打开了猪圈门也不关，做脏害人，这叫人还有着活吗？”说完，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真是猪八戒发威——倒打一耙！兴旺大婶和几个挑猪粪的妇女更加被激怒了。

“嘿！你丁少兰也来唱猫哭老鼠的调调，讲‘良心’啦？解放前，我们贫下中农当牛作马，替你个地主婆家帮工，镰刀把子一丢就没吃的了，那时，你的心比蛇蝎还毒，比虎狼还狠啊！”

“丁少兰，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！你的猪圈肥昨天就掏了，圈门是我关的，你自己也在场。你为什么要颠倒是非，当众造谣言？！”

“丁少兰，你……”

大家越说越气愤，老账新账一齐涌上心头！红梅趁势冲到丁少兰跟前，脸对着社员，手指着地主婆：“丁少兰耍花招，搞破坏，是一贯的！就说养鸡鸭吧，稻子成熟了，社员家家门口扎起篱笆墙，她却把鸡鸭放到田里吃稻子！今天，她又把猪放到丰产试验田里，这是小事吗？不，这是她蓄意破坏生产，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！”

“红梅说得对！这个地主婆不死心，一有气候就搞破坏！”大家齐声呼应着。

这时，兴旺大婶和其他几个妇女又责问丁少兰：“丁少兰，老实交代：你今天为什么不上工？！”

“你躲在家里干什么勾当？！”

丁少兰干瘪的脸一阵抽动。她为这“不争气”的尖嘴猪被大家批得张口结舌，现在问她为什么不出工，她觉得有了脱身机会，就阴阳怪气地挤出一句话：

“是全秀告诉我的，说外面积着雪，不好上工……”

顿时，屋子里又掀起了连珠炮般的责问声：

“丁少兰，你讲清楚，是那个叫你不上工的？！”

“丁少兰，你抗拒出工，破坏生产，还要拉人下水！”

在一片责问声中，突然冲进了一个妇女，只听她亮着尖锐的嗓子：

“丁少兰，你好狠毒！……”

人们回头一看，是全秀！这一下，丁少兰搭拉下脑袋，脸色死白了。

原来，今天早上，丁少兰把猪放到试验田后，去井台上提水，正遇全秀在洗尿布。她贼眼一眨，打起了鬼主意。假惺惺地“关心”全秀的身体，十分阴险地说：“哟，这么冰天雪地的，你身体这么弱，又拖着个孩子，还不回娘家去多歇歇，养养精神！”说着，又鬼鬼祟祟地凑往全秀耳朵：“别信红梅鬼吹灯啦，她为啥积极？还不是要争个模范当当，听说上面很快要把她调城里啦……”全秀本来想瞅个机会，抱了孩子回几天娘家，经丁少兰这么一挑，她回娘家更加心切了。正当她同公公吵过嘴，气呼呼地换上新衣服，抱着孩子要出门，方大爷来了。全秀先是一惊，以为一定是老公公告了她“状”，要挨批评了。不

料方大爷十分耐心而又体贴地同全秀谈心，聊家常，问全秀的身体怎样啦，孩子要怎么带才好啦，还有孩子爸有没有从水库工地上捎个信来啦，等等，根本没一点责备人的意思，说得全秀心里暖洋洋的。说着，说着，全秀终于向方大爷掏出了她为什么要回娘家的原委，刨出了那个隐藏着的黑根子！……

“丁少兰，你老实交代：你为什么别有用心地造谣说红梅要调城里？……”方大爷声若洪钟，也赶到了。

“丁少兰，老实交代！”……

五

艳红的太阳冉冉升起，映照着一派银装素裹的洪山村。

真是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啊！丁少兰挑拨干群关系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破坏冬季生产的阴谋诡计被彻底揭穿了，人们的眼睛擦得更亮，斗志更高，劲头更足了。大家决心同水库工地认真赛一赛，大清早就争着出工了，田头上号子连天，一个个干得热汗直冒……。

红梅呢，扒开了棉袄，挑着装满猪粪的担子跑在队伍前面，领头喊着号子。全秀已把孩子送到了五奶奶那里。装粪的方大爷看她体质弱，要给她少装点，可她硬是要跟红梅这些姑娘赛一赛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党支部书记徐凤玉也来到了大家面前。她拿起一副担子，一边让方大爷装粪，一边问红梅：“怎么样？任务完成得很快呀，‘后方’也是‘前线’吧！”

红梅用手揩着红晕晕、汗涔涔的脸：“徐支书，这不光是冬季生产的前线，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前线啊！”